

感覺創建自我

達馬吉歐的感覺研究，推動心理學從「認知轉向」到「情感轉向」的轉變。越來越多的當代認知科學家認識到，要理解人類的思維，必須考慮情緒。……感情和思維是促使生物產生自我機制的兩大要素。隨着主觀感情和個體思維的增強，個體的主體性也逐漸加強……

黃鳳祝

圍繞存在與意識的關係，法國哲學家笛卡兒提出：我思故我在。葡萄牙神經科學家達馬吉歐（Antonio R. Damasio，一九四四—）反對心身兩分，主張我思故我在。達馬吉歐是美國南加州大學神經科學與心理學教授，長期專注於研究意識與自我的形成，他在二〇二一年出版新著《感覺與認知——創建精神意識》（*Feeling & Knowing: Making Minds Conscious*），探討感覺如何開啟通往意識的道路。

存在與意識

意識究竟從何而來？許多哲學家都認為意識問題無法解決。笛卡兒把身體與精神視為兩種獨立的存在。所謂「我思故我在」，就是自我意識產生於思維。笛卡兒的哲學避開上帝不談，但卻隱含上帝作為第一推動力。有了上帝存在的假設，就無須探究意識的來源。康德的三大批判研究理性在意識中的作用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研究精神和意識的辨證理論，但是他們都迴避了意識的來源問題。胡塞爾的現象學研究認知的確定性，但是沒有探究認知的主體意識從何而來。

達馬吉歐批評精神獨立於肉體的兩

元論，主張意識和精神依賴於身體，身體不存在，意識和精神也不可能存在。在全書第一章，達馬吉歐開宗明義地指出：太初不是道。這一觀點直接指向《新約·約翰福音》開篇的第一句話：「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」達馬吉歐顯然是一個無神論者，他否認世界和人是神創造的。在他看來，生物和人的意識，不是語言，不是理性，也不是邏各斯，而是經由感覺創造的，即情緒創建了人的意識和思維。

達馬吉歐是第一個通過進化論來解釋意識來源的學者。他認為人類文化源自生物的進化，當生物機制進化到產生感覺與意識時，進化將從單純的生化物質進化，進入文化和精神的進化。感覺促使感情和思維——即感性和理性——的形成。達馬吉歐通過神經科學實驗證明，感性和理性無法絕對劃分，而是相互包容，正確的決策能力需要依賴感性和理性。在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一書中，梁漱溟用「情理」一詞概括感性和理性不可分割的狀態。

情緒和感覺

自古希臘以來，感覺與情緒在哲學語

境中常常被認為有失高尚，而遭到鄙視。達馬吉歐的感覺研究，推動心理學從「認知轉向」到「情感轉向」的轉變。越來越多的當代認知科學家認識到，要理解人類的思維，必須考慮情緒。

早在《感受發生的一切》(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, 一九九九)一書中，達馬吉歐就提出，不是思維創建自我，而是感覺創建自我。在《萬物的古怪秩序》(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, 二〇一八)一書中，達馬吉歐強調感性先於理性，即感情是先於理智產生的。達馬吉歐的基本假設是：「自我」是在大腦形成後出現的一種意識狀態。生物起初是用條件反射感知周圍的環境與同類，後來發展成為生化感覺，進而產生自然的沒有自我的基礎意識。只有在自我意識形成後，生物才能脫離對環境的自然智能反應，發展出主體性的思維能力和思辨意識，也就是人的理性思維能力。

達馬吉歐把人的感覺分為兩種：外感覺和內感覺。外感覺是外在經驗給出的感受，內感覺是情緒和內在經驗給出的感受。人的生活和文化活動始於感受。自我是感受的產物。內在意識的形成，是基於主體感受到生命穩定的需要和目的。原初

的生物意識，來自自然感受。這時的生物尚未意識到自身的獨特存在，即不存在主觀能動性。主體受到自然理性的支配，個體的內在理性沒有通過意識發揮出來。

感情是在感覺和感知的過程中產生的。感情帶動思維的出現，使生物產生表達和交流的欲望。感情和思維是促使生物產生自我機制的兩大要素。隨着主觀感情和個體思維的增強，個體的主體性也逐漸加強。

生物必須學會適應環境，才能與其他生物進行生存競爭。意識、自我和語言的產生，使人得以擺脫環境和他者的支配，能夠自主地活動。達馬吉歐把語言視為意識形態的因子。語言是人的意識和自我創造出來的精神產物，儲存在人的意識、物質世界和社會文化中。語言產生後，獨立於人體之外，成為客觀知識的一部分。

語言是文化的基因。達馬吉歐認為文化和語言意識的構建是一種非生命體，其傳播與病毒類似，是一種寄生的傳播和複製。人的意識形態、社會觀念或民族文化，經由文化基因的複製和傳播，可以轉換成不同語言的圖像。這些圖像與語意結合，形成新的概念或意識，產生新的文化。

自我是原我和超我辯證思辨的產物

達馬吉歐的意識理論受到佛洛伊德意識觀念的影響。佛洛伊德把意識劃分為三個環節：原我、超我和自我。達馬吉歐的研究對這些理念做出了神經科學的解釋，但是缺乏深入的哲理建構。

原我意識包含兩個環節，即感性和理性。我們可以用它來解釋康德的先驗論以及「智的直覺」在認知的來源。智的直覺是為保持生態穩定的活動而產生的。智的直覺源自生物基因，即通過基因帶來的遺傳記憶，經由原始感性和原始理性（即原始智能）產生直覺。在此基礎之上，生物產生了原我意識。

超我意識則是一種經驗意識和文化意識的綜合體，受意識形態、感性和理性活動的規範。這種意識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個人教育、社會出身、文化背景以及宗教信仰等意識形態。

自我意識是原我意識和超我意識辯證思辨的產物，是在感性和理性的辯證活動中產生的。這與達馬吉歐基於神經科學的假設不謀而合，即感覺和認知創建了自我。

（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、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。）